

點圈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卷一百一十一

宋子淳集

顏氏家訓目錄

卷上

序致篇

教子篇

兄弟篇

後娶篇

治家篇

風操篇

慕賢篇

勉學篇

文章篇

名實篇

卷下

涉務篇

省事篇

上足篇

誠兵篇

養生篇

歸心篇

書證篇

音辭篇

雜藝篇

終制篇

顏氏家訓卷上

北齊 顏之推撰

序致篇第一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效。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吾今所以復為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傳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闢門。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為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傳婢寡妻耳。吾家風教。素為整密。昔在韶亂。便蒙誨誘。每從兩兄。曉夕溫清。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徒離散。百口索然。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備邊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盪洗。二十以後。大過稀焉。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鏤骨。非徒古書之誠。經目過耳。故留此二十篇。以為汝曹後範耳。

教子篇第二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櫃。子生咳唾。師保固明仁智。

禮義導習之矣。凡庶縱不能爾當撫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為恣其所慾。宜誠翻獎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耳。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長終為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謠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為諭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溢城時為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勳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為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偏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為周逃抽腸釁鼓云。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也。對曰。有是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諷刺之詞。禮有嫌疑之諫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褒僻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親授耳。

其意見
白虎通

齊武成帝子瑯琊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聰慧。帝及后並篤愛之。衣服飲食與東宮相準。帝每面稱之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及太子即位。王居別宮。禮數優僭。不與諸王等。太后猶謂不足。常以為言。年十許歲。驕恣無節。器服玩好必擬乘輿。常朝南殿。見典御進新冰鈎盾獻

早李還索不得。遂大怒訶曰：「至尊已有我，何意無不知分？」齊率皆如此。識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譏。後嫌宰相，遂矯詔斬之。又懼有救，乃勒麾下軍士防守殿門，既無反心，受勞而罷。後竟坐此幽薨。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為靈龜明鑒也。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

兄弟篇第三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而已矣。自茲以往，至于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為重者，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游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萬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姊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他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臨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為雀鼠，妻子之為

風雨甚哉。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疎薄羣從疎薄則童僕為讐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疎而不能親也姊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伫日月之相望也况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閒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已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何為愛弟不及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國劉璡嘗與兄璡連棟隔壁璡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答璡怪問之乃云向來未着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江陵王玄紹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故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玄紹以形體魁梧為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爾

後娶篇第四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竝終身不要此等足以為誠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江右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蟲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鬪鬪之恥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于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

爰及婚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為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為妾。弟黜兄為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姦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眾矣。况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婦人懷嫉妬之情。丈夫有況感之癖。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携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已生之上。官學婚嫁。莫不為防焉。故虐之異姓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為讐。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恩魯等從舅殷外臣。博達之士也。有子基謀。皆已成立。而再取王氏。基每拜見後母。感慕嗚咽。不能自持。家人莫忍仰視。王亦悽愴不知所容。旬月求退。便以禮遣。此亦悔事也。後漢書曰。安帝時。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還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己。有詔賜告歸也。

治家篇第五

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

夫不義則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非訓導之所移也。咎怒廢於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又云。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然。則可儉而不可吝也。儉者省約。為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奢則施。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但家無鹽井耳。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梁孝元世。有中書舍人。治家失度。而過嚴刻。妻妾遂共貨刺容。伺醉而殺之。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饅餽。僮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為家之巨蠹矣。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嘗寄人宅。奴婢徹屋為薪。略盡。聞之顰蹙。卒無一言。裴子野。有疎親。故屬饑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為薄粥。僅得遍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鄰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童八百。誓滿一千。朝夕肴膳。以十五錢為率。遇有客旅。更無以兼。後坐事伏法。籍其家產。麻鞋一屋。弊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南陽有人。為生奧博。性殊儉吝。冬至後。女婿謁之。乃設一銅甌酒。數脔臘肉。婿恨其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嘗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兄遂殺。

弟。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江東婦女略無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馬，鄰下風俗專以姑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南間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饑寒。河北人事多由內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羸馬賴奴，僅充而已，唱和之禮或爾汝之。河北婦人織紝組紃之事，敵補錦繡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也。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云：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傳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行骨肉，豈當如此而望福於天乎。吾有疏親家餽妓媵，誕育將及使遣，婚豎守之體有不安，窺窗倚戶，若生女者，輒持將去，母隨號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聞也。婦人之性，率寵子婿而虐兒婦，寵婿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為之，至有謗云落索阿姑，食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慎哉。婚姻素對，靖侯成規，近世嫁娶，遂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較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壻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恥，可不慎歟。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為童幼婢妾之所點汙，風雨犬鼠之所毀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

百子全書
穢用也。吾家正覲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竝汝曹所見也。勿妖妄之費。

風操篇第六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箒匕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皆有節度，亦為至矣。但既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為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視而見之，耳能聽而聞之，蓬生麻中，不勞翰墨。汝曹生於戎馬之間，視聽之所不曉，故聊記錄以傳示子孫。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腸斷與之絕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無所私諱。蓋知聞名須有篤學修行，不墮門風。孝元經牧江州，遺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競修牋書，朝夕輜輶，几案盈積，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辨而還，此竝過事也。近在楊都，有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結周厚。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屬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呼腎腸為腎修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絹。乃謂銷鍊物為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為紛烟，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為白鐵樹，便似戲笑耳。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若衛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蟣，劉長卿名大子，王修名狗子，上有連及。

理未為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兒為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家亦有孔翁歸又有顧翁寵晉代有許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當避之今人避諱更急於古名子者當為孫地吾親識中有諱襄諱友諱同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聞者辛苦無憐賴焉昔司馬長卿慕蘭相如故名相如顧元歆慕蔡邕故名雍而後漢有朱張字孫卿許遲字顏回梁世有庾晏嬰祖孫登連古人姓為名字亦鄙事也昔劉文饒不忍罵奴為畜產今世愚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為豚犢者有識傍觀猶欲掩耳况名之者乎近在議曹共平章百官秩祿有子顯貴當世名臣意嫌所議過厚齊朝有一兩士族文學之人謂此貴曰今日天下大同須為百代典式豈得尚作關中舊意乎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兒耳彼此歡笑不以為嫌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為家父母為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僕人方有此言耳凡與人言言已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吉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經略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為家姑家姊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竝不行也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已下則加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義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己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若不修書則過節束帶以申慰北人至歲之日重行弔禮禮無明文則吾不取南人賓至不迎相見捧手

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竝至門，相見則揖。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自茲以降。雖孔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後雖有臣僕之稱行者。蓋亦寡焉。江南輕重各有謂號。具諸書儀。北人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焉。言及先人。理當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難。江南事不獲已。乃陳文墨。憮憮無言者。須言闊闊。必以文翰罕有面論者。北人無何便爾話說。及相訪問。如此之事。不可加於人也。人加諸已。則當避之。名位未高。如為勳貴所逼。隱忍方便。速報取了。勿取煩重。感辱祖父。若沒言須及者。則斂容肅坐。稱大門中。世父叔父。則稱從兄弟門中。兄弟則稱亡者子。某門中。各以其尊卑輕重。為容色之節。皆變於常。若與君言。雖變於色。猶云亡祖亡伯亡叔也。吾見名士。亦有呼其亡兄弟。為兄子弟子門中者。亦未為安貼也。北土都不行此。太山羊侃。梁初入南。吾近至鄴。其兄子肅。訪侃委曲。吾答之云。卿從門中在梁。如此如此。肅曰。是我親第七。亡叔非從也。祖孝徵在坐。先知江南風俗。乃謂之云。賢從弟門中。何故不解。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單呼伯叔。從兄弟姊妹已孤而對其前。呼其母為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與他人言。對孤者前呼為兄子弟子。頗為不忍。北土多呼為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姓名雖通男女。竝是對姑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今呼為姪。於理為勝也。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為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密雲報。然而出坐。此被責。飄颻舟渚。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間風俗。不屑此事。岐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

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凡親屬名稱皆須粉墨不可濫也無風教者其父已孤呼外祖父母與祖父母同使人為其不喜聞也雖質於面皆當加外以別之父母之世叔父皆當加其次第以別之父母之世叔母皆當加其姓以別之父母之羣從世叔父母及從祖父母皆當加其爵位若姓以別之河北士人皆呼外祖父母為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間亦言之以家代外非吾所識凡家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為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為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疎不忍言族耳當時雖為敏對於禮未通吾嘗問周弘讓曰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為丈人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也吾親表所行若父屬者為某姓姑母屬者為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婦猥俗呼為大母士大夫謂之王母謝母云而陸機集有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今所不行齊朝士子皆呼祖僕射為祖公全不嫌有所涉也乃有對面以相戲者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為季至漢哀帝字其叔父曰絳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為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為字字固因呼為字尚書王元之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禮間傳云斬縗之哭若往而不返齊縗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哭而哀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也孝經云哭不哀皆論哭有輕重質文之聲也禮以哭有言

者為號然則哭亦有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耳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瞽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江南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吊則絕之除喪雖相遇則避之怨其不已憫也有故及道遙者致書可也無書亦如之北俗則不爾江南凡吊者主人之外不識者不執手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所而弔他日修名詣其家陰陽說云辰為水墓又為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算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亦不論偏傍之書死有歸然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烈灰被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已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祖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姊則皆泣無母拜父外祖父母舅姨兄姊亦如之此人情也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當泣涕二宮為之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為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問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二親既歿所居齋寢子與婦弗忍入馬北朝頓丘李構母劉氏夫人亡後所住之堂終身鏁閉弗忍開入也夫人宋廣州刺史纂之孫女故構猶染江南風教其父獎為揚州刺史鎮壽春遇害構嘗與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集談讌孝徵善畫迺有紙筆圖寫為人頃之因割鹿尾戲截畫人以示構而無他意構愴然動色便起就馬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祖君尋悟方深反側當時罕有能感此者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

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唯以摘摘供厨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廉父以醉而為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不可絕食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澤不忍讀用政為常所講習讌校繕寫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耳若尋常墳典為生什物安可悉廢之乎既不讀用無容散逸唯當緘保以留後世耳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有第五妹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溼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恤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診脉云腸斷矣因爾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悲歎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眾務耳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社修感念哀甚隣里聞之為之罷社今二親喪凶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忌之外所經此日猶應感慕異於餘辰不預飲饌間聲樂及行游也劉縡緩綏兄弟竝為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為照字唯依爾雅火傍作召耳然凡文與正諱相犯當自可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劉字之下即有昭音呂尚之兒如不為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即妨是書皆觸也嘗有甲設饌席請乙為賓而且於公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侯早晚顧宅乙子稱其父已往時以為笑如此比例觸類慎之不可陷於輕脫江南風俗兒生一晷為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竝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